

劍客

我們缺一個埃德加·霍普順



想到寫到

「有時我看著我們的國家，會感到很遺憾，我的父親為了這一切而犧牲。這就是他想留給我們這些孩子更好的地方嗎？這就是他為之奮鬥的地方嗎？」——喬耶特·霍普順

今年是已故獨裁暴君老馬科斯宣佈軍統54週年紀念，在面對如今風雨飄搖的國家，人民開始審視獨裁者兒子小馬科斯政權的種種腐敗，並重新提及早被人忘記的一些反抗獨裁政權而犧牲的英雄的事跡。

當人們重新提及埃德加·霍普順（Edgar “EDJOP” Jopson），迅即引起Z世代知識分子的關注，這些出生於1997年之後的國家生力軍，以往可能完全沒聽過EDJOP，但在重新認識他之後，能迅速將他當年對抗暴政的事跡與當今的國家亂象聯繫起來。

埃德加·霍普順是上世紀七十年代著名的學生領袖，在1970年1月到3月發生的全菲學潮「第一季風暴」（First Quarter Storm）時，親自面見初露獨裁面貌的馬科斯總統，並當面質問他能否以白紙黑字寫下不會再尋求連任的承諾，遭馬科斯當面斥責「你是以何種身份指使我做事？你只是一個雜貨商的兒子」。

EDJOP出生於富裕家庭，父母白手起家，起早貪黑經營者一家菜仔店，後來逐漸擴充成馬尼拉市三巴樂區家喻戶曉的大超市。他雖然就讀於貴族學校亞典耀大學，但不斷質疑社會上種種不公平的現象以及貧富懸殊，他所組織的學生聯盟「菲律賓全國學聯」（NUSP）屬於溫和派，但也支持工會對抗不公平的勞資關係，就連自家的超市也被工潮波及。他始終能堅持理想，不改初心，並取得父母和家人的諒解和支持。

1972年上半年，EDJOP率領菲律賓全國學聯代表團訪問正處於文化大革命的中國，對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非常感興趣，回國後出現思想上的轉變，從試圖爭取通

過修憲進行改革到逐漸激進化。他們那時候是以外國貴賓身份接受高級接待，並未親眼目睹文革的種種亂象和破壞。

1972年9月21日，馬科斯撕下虛偽面具宣佈軍統後，他轉入地下並加入菲共，後成為菲共高級領導人，擯棄以往的溫和手段，拾起阿瑪萊特衝鋒槍，開始武裝對抗獨裁暴政。

1979年，EDJOP短暫被捕並遭酷刑，他始終未出賣同志和戰友，並僥倖從關押他的克楠美軍營內逃脫。他逃脫後向組織申請前往棉蘭佬工作，這是他畢生為之嚮往的地方，也非常同情南島穆斯林在馬科斯鐵拳下的困境。一直到1982年9月21日軍統十週年當日，他在納卯的安全屋暴露並遭軍方突擊，他在掩護戰友逃跑時身中9槍壯烈犧牲。

EDJOP的名字被永久刻在計順市的英雄碑（Bantayog ng mga Bayani）上。

今年9月，一部講述他生平事跡的電影《EDJOP》上映並引起轟動。筆者9月19日前往電影院觀看英雄碑基金會的包場演出，期間EDJOP的女兒喬伊特（Joyette Jopson）出席並在散場後與觀眾互動，接受提問。整部電影沒有驚心動魄的追逐場面，也甚少情情愛愛的俗套情節，而是以一個女兒的角度來重新認識她所知道的父親短暫又悲壯的一生。

這部電影是根據前記者敏咸民·彭敏直（Benjamin Pimintel）所撰寫的EDJOP傳記《U.G.》（意思是Underground，地下活動）。這本書非常值得看，有興趣的讀者可在Shopee或Lazada的Anvil出版社網店買來看。

電影和傳記裡面，喬伊特說了一句話讓人深思：「有時我看著我們的國家，會感到很遺憾，我的父親為了這一切而犧牲。這就是他想留給我們這些孩子更好的地方嗎？這就是他為之奮鬥的地方嗎？」

各位讀者，你們覺得呢？

2026年9月28日教師節

蘇麗莎

希望癌症末期的母親早點往生是不孝嗎？



寶島來鴻

說最重要的一句，你會有這個念頭，不是因為不孝，而是因為你愛她，心疼她，很多人面對至親生病末期所帶來的痛苦都會在心裡出現類似的想法，但也引起產生的強烈的罪惡感，其實，這種希望他早日解脫，不再痛苦是非常人性的，也是充滿愛的。

孝不是挽留，而是陪伴與尊重孝往往

被誤解成為一定要留住生命，但真正的孝是陪著至親，尊重他，讓他安心。

讓生命進入默契，家屬能做的往往不是救，而是讓病人膏肓的至親感到被愛，讓他知道他不是負擔，陪伴安心地走完人生的最後旅程。如果家屬心裡的声音是：我不想看到她痛苦，我希望她能平安，如果好走了我會很不捨，但也知道她自由了。

如果你的答案也是如此，那麼你的心裡其實是滿滿都是愛，不是遺棄。

東楠靈

椰窗望月，一紙清愁

——讀王承天《中秋感懷詩十題》



特稿

月亮是世間最公平的信使。它翻過山川，越過海洋，落在北國的窗櫺，也輕輕覆上南洋椰林的屋瓦。遠居菲律賓的詩人王承天，在中秋的清輝下，寫下十首七律，結為《中秋感懷詩十題》。這一組詩，沒有激昂的吶喊，只如晚風漫過書頁，將遊子的鄉愁、鄰里的溫情、對世間安寧的祈願，一點點鋪陳開來。詩人筆下的風物，蒼涼之中藏著暖意，平靜底下漫著悲憫，人間悲歡，天地陰晴，都交付給一輪明月靜靜收納。

中秋本是團圓的時節，可對於漂泊海外的華人而言，月圓之時，也最容易觸起心底綿長的惦念。第一首《又值中秋》開篇便寫，又是紅塵逢素秋，冰輪輾轉夜清幽。冰輪便是秋月，緩緩升起，破開沉沉夜色。詩人看得通透，世間離合本是尋常，天上月亮也總有陰晴圓缺，不必為流年染白鬢髮而嘆息。不妨邀明月為伴，隨它的清輝漫遊四方。而萬物自有節律，草木枯榮，風雪來去，都有它的道理。人間聚散亦是如此，不必強求圓滿。詩人明白這個道理，可道理歸道理，心底深藏的牽掛，不會因為看透世事就輕易消散。

到第二首《中秋感懷》，畫面便安靜下來。夜深風涼，一輪玉鏡懸在天際，秋聲悄悄從客舍的窗邊溜進來。月光探進書案，陪伴詩人煮茶研易；蟋蟀收斂鳴聲，藏進洞穴，家犬安然臥在階前入夢。萬籟沉寂，唯有詩人獨坐，百感默然。這是南洋異鄉的深夜，沒有故土親友環繞，只有一盞茶、一卷書，與月色相伴。作者偏愛描摹這樣安靜的瞬間：萬物歸於寂靜之時，人心才會慢慢打開，那些平日裡被俗事掩蓋的情緒，如同溪水一般緩緩漫上來，不是痛哭，不是悲慟，只是安靜地默然，萬千心事，只交付給窗外這一輪明

月。

組詩第三首《又見中秋月》，是整組詩篇的重心。一輪冰魄浮在雲端，銀輝灑遍大地。故土的親友盼相聚，天涯遊子盼歸鄉。詩人提筆寫下「紅塵幾許出英髦，碧宇何時息戰煙」。望月懷鄉，本是人之常情，可詩人的目光沒有只困在一己思念之中。他望著月色籠罩的蒼茫塵世，心生一問：這世間，何時才能夠平息戰火，眾生得以安守家園。個人的鄉愁，就這樣輕輕延展成對蒼生的悲憫。人間總有紛爭，總有流離之人，明月普照，卻無法消弭世間苦難。今夜無眠，抬眼遠望，長吟一曲水調，輕拍窗櫺。這一份情懷，是文字裡的底色：既憐惜一己悲歡，亦體恤世間眾生，在個人的悵惘之上，生出一份寬厚的共情。

《望月思親》寫遠隔山海的惦念。秋月高懸，獨立窗前，心底幽情翻湧。長空不見歸雁，籬邊菊花靜靜綻放。風翻動案頭箋紙，筆墨寫下心底話語。身在異國，同賞一輪秋月，願這清光，能夠照見遠方親人。輪外的遊子，思念從不是轟轟烈烈的呼喊，是細碎綿長的念想，盼月光為信使，捎去平安。這份思念樸素溫柔，是尋常人間牽掛，不濃烈，卻綿長，藏在每一個望月的夜晚。

第五首《月餅贈菲民》，是這一組詩裡格外動人的一筆。中秋月夜，月華流淌，桂香漫開。華人取出月餅，贈予身邊菲律賓鄰里。一塊小小的月餅，承載古老風俗，不只是一家人的團圓吃食，更是一份樸素的善意。市井之間，以仁心相交，以小小禮物傳遞情誼。佳節良宵，禮物雖輕，睦鄰之道卻重。在南洋這片土地上，華人世代紮根，和當地百姓比鄰而居。中秋的月光，不分族群，不分地域，平等灑落在每一戶人家。作者總寫人與人之間樸素的溫情，不必盛大，不必刻意，日常點滴的善意，就足以溫暖塵世。一塊月餅，

王強

未濟之美：閩南僑厝裏那道留給未來的樓梯口



絲路溯源

一百多年前，一位蘇格蘭女子站在泉州的屋簷下，把這座城寫進一本英文書。她叫安妮·鄧肯（Anne N. Duncan），泉州人稱她陳安理。一八九三年，她來泉州，主持培英女校近三十年，一九三二年返英。一個外來者，成了這座城最早的鏡子。一九二二年，她在愛丁堡與倫敦出版《泉水之城》（The City of Springs）。書裏那一張張老照片，是西街一片綿綿不絕的紅磚瓦屋頂。

那是一座平房的城市。彼時的泉州約三十萬人口，街巷裏陶甃、絲綢、燈籠一字排開，居所卻清一色是單層的厝。紅磚、燕尾脊、出磚入石，一座挨一座向水準鋪開，像一片安靜的紅瓦海。閩南人把房子叫「厝」。「厝」是古漢語裏的「房子」，也是一個人安身立命的座標。在陳安理的年代，厝是貼著地面生長的：宗族的規矩、風水的禁忌，早規定它該有多高、多寬、多深。

然後番客回來了。「過番」是出洋謀生，從南洋回來的人叫「番客」。他們帶回錢，也帶回另一種房子：鋼筋、水泥、花瓷磚，羅馬柱、拜占庭穹頂，要立在紅磚古厝中間。閩南人稱之為「番客樓」。它舊稱「番仔樓」，而「番仔」是早年對南洋人的貶稱，如今已不宜再用。

新生事物從來不是掌聲開場。鄉人看洋樓的眼神複雜：羨慕裏有妒忌，好奇裏有戒備；樓高了，壓了誰家祖厝、擋了誰家龍脈，都可能是一場爭執。閩南鄉村至今流傳因姓氏諧音而禁建兩層以上的故事。要等有人先蓋三層且安然無事，鄰里才敢跟進。這幾乎是一切文化移植的常態：先被排斥，再被模仿，終被當作自家傳統。

變化就在觀望中發生。晉江五店市的「樓仔厝」，把南洋外廊接到閩南大厝身上：當年海峽殖民地規定店屋前留約五英尺廊道，閩南人把 five-foot way 譯成「五腳基」，音義參半、並不精確，卻落地生根，把祖廳悄悄抬到了二層。一座大厝就這樣完成了「二樓化」。從平房之城到番客樓成羣，中間隔的從來不是技術，而是想像力被撐開的那一點縫隙。

晉江梧林，人稱「華僑建築博物館」。村口那棟灰色洋樓，是旅菲華僑蔡鹹斜一九三一年建的朝東樓。外觀拜占庭圓頂、科林斯柱，內裏卻是閩南大厝的肌理；更驚人的是，在戶戶點油燈、點蠟燭的年代，它已預留電梯井、埋好電線。電梯井至今空著。主體完工時抗戰正艱，蔡鹹斜與長子蔡懷真商定，把裝修鉅款悉數捐出抗日。這一停，再未復工。梧林人叫

一輪秋月，便是跨越隔閡的溫柔。

《客旅觀月》繼續寫漂泊。客居路上，歲歲遇見中秋圓月，銀輝如水灑滿南洋大地。晚菊靜靜舒展，經年風霜染白鬢邊髮絲。萬里山河，同沐皎潔月色，千家萬戶，各自懷揣歡喜與憂愁。詩人舉起酒杯，許下心願：願五穀豐登，四海安寧，能夠自在四方遊歷。漂泊半生，霜雪落滿頭，所求早已不是個人得失，而是世間太平。月光無偏私，歡喜與愁苦，她都靜靜接納。

《中秋有懷》，寫光陰倏忽，又是中秋。獨自倚著欄杆，望向月色。鄰舍傳來絃歌與笑語，人間煙火熱鬧，可這份熱鬧，反倒襯出遊子心底的鄉愁。菊花傲對寒霜，圓月懸於玉宇，牽動心底對故土的思念。倘若世間能夠迎來清平，故國與異域之人，都可以自在遊歷。熱鬧是旁人的，鄉愁是自己的，可詩人依舊心懷一份遼闊的期盼。

《望月感想》寫聽聞故土安穩之後的寬慰。又見冰輪運轉於蒼茫天宇，天涯遊子情思悠長。聽聞親友安康，故土渡過災殃，心中生出歡喜。抬眼遠望，心胸隨天地一同開闊，偏愛秋菊淡淡芬芳。憑欄對著中天明月，遙遙祝願家國安定，國運昌隆。遊子身在異鄉，故土始終是心底的根，故土安寧，漂泊之人心中便多一份安穩。

第九首《對月感想》，思緒更加沉鬱。廣寒桂影搖曳，灑落遍地銀輝。月光總願成全骨肉團圓，蒼生最大心願，便是止息干戈。可世間總有苛政，總有戰火，百姓輾轉受苦。古往今來，霸業總沾染血色，回望歷史，興衰起落不過逝水波紋。詩人看見戰亂之中普通人的苦難，深知殺伐霸業終會消散。詩人的文字常常帶著這樣一種悲憫：看見苦難，卻不絕望，知曉世事無常，依舊保有對安寧的嚮往。

末篇《與月同歡》收束全篇。秋夜對月，把酒傾杯，乾坤間夜色清寧。月亮有圓有缺，本是天道常態，美酒滋味，驚心境起伏。揮筆吟詩，彷彿驚動疏星；夢醒開窗，迎

它：最美爛尾樓。

在梧林，這不是孤例。順意樓、五層厝，主人蔡順意、蔡德鐘同樣把裝修款捐作抗戰軍資，樓皆半成。沒有琉璃瓦，門樓石雕依然精美；沒有雕花門，山花上仍鑲雙鳳齊飛。梧林人講：房子可以等，救國一刻不能等。蔡鹹斜的三子蔡懷錶，後赴菲律賓投身抗日，壯烈犧牲。

閩南僑鄉還有一種更樸素的營造：錢不夠時先起一層，把樓梯口留著，上搭簡易頂，稱作「風樓」，等下一批僑批到了再往上加。那道不封的口子，是一個家庭寫給未來的欠條，也是一個民族的野望。它與朝東樓空蕩的電梯井是同一件事：先把可能性砌進牆裏，再等風來。

這恰是中國文化最深的智慧。《周易》六十四卦，最後一卦不是「既濟」而是「未濟」。既濟是事已成，未濟是事未成。《序卦傳》說「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以「未濟」作終，終點不是完成，而是未完成。番客把樓蓋到一半，是把家安在「還將繼續」裏；閩南人把「未濟」過成了日常。《系辭》說「生生之謂易」，《大學》引湯之盤銘「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道德經》說「道沖而用之或不盈」。留白不是空，而是餘地；餘地不是停頓，而是對未來的信任。不把「成」當作終點，才容得下異質之物進來，被改過、再送出去。

一個把「未完成」寫在終點的文明，自然不怕房子蓋一半：樓留電梯井，是信它會補上；厝留樓梯口，是信僑批還會到。

這也正是《向海而興》想說的：不完美不是缺陷，而是創新的條件。跨文化轉譯從難絕對精確，誤讀、變異、重構才是文明流動的常態：蕃薯名在南洋錯位，番茄被汙名化誤讀三世紀，鐵犁在菲律賓被重組，五腳基譯得音義參半卻生了根。每一次「譯得不准」，都長出了新東西。

從宋元瓷器、清代的茶，到今天的運動鞋服與晶片，泉州人做的始終是同一件事：把外來的接過來，改一次，再改一次，送出去。這便是「晉江經驗」：它不神秘，只是那道不封的樓梯口的放大版：永遠留一個口子給明天的風。

季風時代，泉州借海貿起家；互聯網與人工智慧時代，它借世界遺產的名片與僑鄉的網路，尋找下一個風口。房子可以等，風不能等。

陳安理筆下的瓦頂，早已不是城市天際線。一百多年過去，她那面鏡子照見的，已不只是一座平房之城，而是一種向未來敞開的文明姿態。那些留著電梯井與樓梯口的僑厝還在，像一個民族寫給未來的句子：沒寫完，所以一直在等下文。

接朝日升起。眺望萬里山川，心中唯一所願：世道和順，萬民安樂。十首詩篇，從望月懷遠，贈友睦鄰，憂世傷懷，最終歸於一份平和的祈願。月亮有圓缺，人世有起落，接納這份無常，依舊盼望人間安穩。

王承天身在南洋椰林之下，抬眼望見的，與故土千萬人望見的，本就是同一輪月亮。這十首中秋七律，起於遊子望月懷鄉，漸漸推開眼界，看見鄰里溫情，看見世間流離，最後落於蒼生安泰的心願。它沒有華麗炫目的辭藻，只是如月光一般緩緩流淌，把個人鄉愁與世間悲憫揉在一起。

真正的溫暖，往往是從蒼涼與苦難之中生長出來的。漂泊海外的詩人，身在異域，守住漢詩一脈，每逢中秋，提筆對月，思念故土，善待鄰人，悲憫蒼生。一輪明月，跨越山海，照見客居者鬢邊霜色，也照見人心深處不滅的溫柔。世間聚散，山河起落，都在月色之中靜靜安放。無論身在何方，只要抬頭還能望見這一輪秋月，心底的故土，心底對安寧的期盼，便永遠不會消散。

《中秋有懷》，寫光陰倏忽，又是中秋。獨自倚著欄杆，望向月色。鄰舍傳來絃歌與笑語，人間煙火熱鬧，可這份熱鬧，反倒襯出遊子心底的鄉愁。菊花傲對寒霜，圓月懸於玉宇，牽動心底對故土的思念。倘若世間能夠迎來清平，故國與異域之人，都可以自在遊歷。熱鬧是旁人的，鄉愁是自己的，可詩人依舊心懷一份遼闊的期盼。

菲律賓商報

CHINESE COMMERCIAL NEWS

于以同傳媒有限公司出版

Published every morning by

YUYITUNG COMMUNICATIONS, INC.

創社社長：于以同烈士

社長兼總編輯：于慶文

營業部：227 Dasmariñas St., Binondo, Manila

電話：79606382 · 82411756

傳真：82411588

電郵地址：siongpo@gmail.com

電子網頁：www.shangbao.com.ph



member:UPMG GROUP

